

策劃：王四俊  
 執筆：王四俊  
 採訪：黃美金  
 李啓南  
 陳明光  
 黃學郎

J.W.

## 楔子

傳說很久很久以前，黑森林中住著一羣人，他們生性樂觀而保守，以打獵為主，每天辛勤地工作著，卻很少與外接觸；森林深處有一池為紅衫所環繞合抱的湖水，那是他們生活的重心。

每到黃昏夕陽西偏時，金黃色的天空便會出現兩道彩虹，兩道同是源從森林背後的尖山頂放射出來的光芒，跨越長空，然後雙雙落入森林中，宛如兩條火龍，在空中翻騰扭轉後直刺入地。而林中人們也就分別住在兩條彩虹的末端。

當火紅的太陽越轉越西，那燦爛的彩虹就越顯明亮。此時住在森林的人們，不管男女老少，紛紛放下手中的工作，圍坐在湖水邊，看著在火紅背幕籠罩下的尖山，逐漸變橙、變紫、透明藍，利那間收斂為一束淡藍色的餘輝，襯著閃爍的湖水，在銀色的月光下忽隱忽現著，而大地呀彷彿罩上了一件薄如蟬翼的靛藍色裝，池水

默默地眨了眨眼，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是做什麼的？也沒有人會想過他們為什麼住在那裏？只知道他們住在彩虹的那一端，人們早已將他們的存在當成一項事實來接受。

萬能的巨神，推著時光的火輪不停地走著，物換星移，大地綠了又黃了。當北風停止咆哮時，春神便吹著牧笛悄悄地來到了尖山，耳尖鼻銳的槐樹公公們立刻察覺到這般馨香的氣息，他們隨著笛子的旋律舞著；寬大的袖袍舞動了大地，也喚醒了沈睡中的黑森林；小鳥們最先驚醒過來，吵醒了寤寐中的杜鵑，花兒伸了伸懶腰，競相開出鮮豔的花瓣。白兔醒來了，跑著跳著去傳送這個好消息。

住在彩虹那端的人們總是在此時與他們的芳鄰——尖山上的部落舉行狩獵比賽，以決定今年獵季的豐收與否。為求一年豐收，因此早在上一年的獵季尚未結束前就已開始為此為期三天的聖戰而準備。

戰士們有的苦練才箭，務求達到百發百中的境界；有的勤練耐力，能在速度上勝過對手而得到較大的勝算；還有的更巧思佈置各種陷阱，以期在鬥智上壓倒對方；女孩們則編織各式美麗的桂冠，為他們即將到來的勝利早做準備；有的更組織一些後援團體，以鼓舞選手們的士氣。

祭祖之後，聖戰便緊跟著開始。







## 偷得浮生半日閒

## 翹課

從早上八點到十二點是規定上課的時間，除了沒有課的學生外，還有一些人也不用去上課，那就是翹課的學生！

「請問妳有沒有翹過課？」

「曾經」

「次數多嗎？」

「不多」

「妳翹課後會不會有罪惡感？」

「不會」

「那如果老師要點名的話，妳會不會去上課？」

「不會」

「爲什麼？」

「因爲我不覺得我有什麼不對」

「若是老師要當妳的話，妳還會不會翹？」

「如果我成績過了，老師憑什麼當我？」

「如果妳知道妳們老師的脾氣是一翹課就會把妳當掉，那妳還會不會去上課？」

「當然會去！」

以上只是一個最典型的翹課例子，讓我們再來聽聽大家的意見：

「我啊？我是不常翹啦，不過以前大一的時候常常翹」。

「像說有的老師會不定期點名，我就不會翹他的課」。

「我對於那些全勤的學生很佩服：至少那要很有耐心才做得到；對於那些很常翹課的同學也很佩服：我覺得他們很勇敢」。

「翹課呀？有啊！不過那都是在計算機中心趕作業」。

「我不知道翹課要幹什麼」。

「唉呀！那其實也不算翹課啦，反正有時候早上起得晚了就會發生這種事」。

「現在體育館開了，我有時就會特地跑去做一些重量訓練」。

「：功課表上規定那一節有課，我就去了」。

「我覺得我翹課並沒有錯」。



「我翹了課大部分都回寢室，不是睡覺就是看報：喔！對了，有時候還會去飲食部吃點東西」。

「說實在的，我不大喜歡班上那些常常翹課的同學，我覺得他們很混」。

「我翹課都搞社團去了」。

「都大四了，誰管妳翹課」。

「我都不想翹，可是又不敢翹」。

「有時候女朋友打老遠來看我，總要：這個：嘿：讓她賓至如歸嘛」。

「我都是心情不好才翹，老師點不點名那倒是其次」。

「會啊！怎麼不會？我每星期都固定翹十節左右」。

「翹課的結果，就是期中考十分精彩」。

「學生翹課實在不好，至少對老師而言是一種不尊敬的行爲」。

「對於那些沒興趣的課，有時候會強迫自己去聽，有時候就寫寫信啦，或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反正以前就這樣，習慣了」。

「我有的課要從舊校區趕到新校區去上，有時



候趕得煩了，或是沒趕上就不想去了」。

因此綜合上述的意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一、凡是交大的學生，不管是全勤或是時常蹺課的學生，「蹺課」這兩個字對他們而言，並不是羞恥的代號。也就是說：看到別人蹺課，並不感到厭惡，自己如果蹺了課，也不會有任何罪惡感。有些人第一次蹺課時，心裏會有點「毛毛的」感覺，那只是因為大閩女上花轎——生平頭一遭的緣故，這一次緊張一下是很平常的，下一次就不會了。所以既然內心的道德感不發生作用，再加上老師不點名，那連外來的牽制力都沒有了，當然很容易就走上蹺課的路。

二、可作為蹺課的理由不可勝數，但根據統計，理由最多的是「趕作業」。尤其是大一的計概課，常常為了趕交程式，得在計算機中心耗上一整天。另外，若是遇到二、三節要交作業，而一、二節又是所謂的「不重要」的科目，則這幾節往往便成了趕作業時間。除了趕作業外，主要的就是情緒問題和老師教學的問題，我們可以常常聽到說：「唉呀！那個老師完全照課本教，自己看也看得懂！」或是「聽那個老師上課真想睡覺，回去向同學借一下筆記來看就可以了！」而當自己情緒不好時，往往也會想到要「打打球、或是去敲他一桿」來消磨時間。

我們在看了以上結論之後，仔細回想一下，似乎自古以來，有學校必有學生，有學生必至上課，有上課必有人蹺課。很明顯的，宰予當年白天上課時蹺課去睡覺，結果雖沒有被當掉，卻也著實挨了孔夫子的一頓臭罵。

話說回來，總而言之，交大是個理工學院，交大的課既難且重，除了那些所謂「不重要」的科目

，一般老師上課都可得到極高的收視率。畢竟在交大蹺課的學生仍屬少數。曾經有位老師說過：「我覺得老師上課就像在台上做秀一樣，看別人表演很刺激！」但是另一句話卻說得更好：「學生的本份就是讀書、學生上課所要學的並不是一個公式或是一個題目是怎樣導出來的，那種誰也會導；學生所要學的是一個老師在導出此公式或題目後，十幾二十年所累積下來寶貴的經驗」。

「噹噹：噹：噹：」說到這裏，十二點時鐘一響，上午的課也完了，是午餐時間到了……

## 盤飧市遠無兼味

### ——午餐

「小寶快一點！要不然等一下就沒位子坐了！！」

這是在光復校區很常見的情形，所謂民以食為天，吃飯當然是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了！每天不到十一點半，連人影兒都還沒聚成一團時，早就有不堪飢餓人士兩兩結伴地吃中飯去了。尤其在光復校區，每天餐廳的大門才剛打開而已，就有人陸續地趕著「進補」，通常那些早去的人大部分都是沒課，要不然就是老師提早下了課。那時餐廳還蠻空的，可是一旦十二點下課鐘一打，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所有的人都是一窩蜂地像海水倒灌般地向餐廳，那才真是「失之毫秒，差之千里」，晚去的就要排上一段不短的距離。你一邊要忍著咕咕作響的空肚子排隊，一邊看著別人吃得津津有味，心裏頗不是滋味。不過那還算好，有的更慘的是那些搶在收攤前進餐的人，餐票劃是劃了，可是菜已經沒剩幾樣了，就算有也都是別人檢剩下來的，只好胡亂地扒幾口飯向胃交差了事，那時除了怪自己來得太晚外，還能說些什麼？

話雖如此，有時排隊也蠻有趣的，班上幾個同學排在一起聊天，開玩笑，或是說說今天上課時所發生的趣聞，不覺間便到了劃票處，有些同學甚至還可討論功課，真是一舉兩得——精神和物質的食糧都吃到了。

據說竹軒有位女孩經常蹺第四堂課去吃午餐，而且她有一項過人之處——發明





了××第一定律及第二定律。××第一定律：早去吃飯的大部分是女生。第二定律：早去吃飯者不是女生，就是××系的男生。不知準確度如何？不過女孩子在交大包伙的確是受到蠻大的限制：

「在一餐吃，當然是空間比較大，比較舒服，可是因為男生太多了，所以就覺得很不自在，後來就改到二餐了。」

她們同桌吃飯的對象只有兩種：第一種是女孩子，第二種呢？就是已經認識的男孩子，而這種通常就是班上的同學，總之她們得忍受從四面八方所投來的異樣眼光，尤其是吃飯時。至於在餐廳方面，我們也做了些採訪：

「請問妳對於學校的伙食覺得怎麼樣？」

「不怎麼樣。」

「妳在一餐、二餐都包過伙吧？那妳覺得兩邊比較起來怎麼樣？」

「一般差！」

「妳是說菜不好嗎？」

「不是菜不好，是味道不好！」

「菜的式樣不是天天都換嗎？」

「式樣是不一樣，可是味道一樣差。」

「妳覺得兩邊餐廳的設備怎樣？」

「當然是一餐的比較好。」

「妳覺得好在哪裏？」

「音樂會讓我心情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伙食是不怎麼好吃，可是各類營養倒也蠻齊全的。」

「可以了啦！25塊一頓的，你能要求些什麼？」

「學校的伙食不夠好，我每星期都得回家補一補。」

「菜式我是比較喜歡一餐。」

「平常的時候，到我們店裏來吃的學生沒有什麼固定，星期日，學生都回家了，店裏的生意就會比較差一點，他們通常都是來打牙祭的。」

也許正如大家所說的，餐廳的伙食是沒家裏的好，可是別忘了還有每個月兩次的加菜，每次加菜時，一些雞腿，布丁，大魚大肉：的，那些平常都只作點綴性質的好菜，全部一股腦的出現，所以每到加菜日，大家總是早早就趕往餐廳，而且隨身還不忘帶個塑膠袋，好把吃不完的東西帶回去當宵夜。

好了！現在午飯吃完了，意識也開始模糊起來了，腦波像馴野馬般地由高而低：，竹湖靜靜的，校園也靜靜的，女舍的傳達室也空空的，暗暗的，大家養精蓄銳著，好像一羣百米選手，通通站在起跑線，只待槍聲一響，他們就要全速衝刺了。劍拔弩張，平靜的竹湖好像暗藏旋渦般地透著一股莫名的緊張，太陽才剛跨過最高點，懶懶地送出熱能，懊悶的空氣烘烤著，人在滄汗著。

現在，「五」、「四」、「三」、「二」、「一」：「砰！」  
運動時間到了！



## 追趕跑跳撞碰打

### ——運動

一覺醒來，該活動活動了。

「我最常的運動是打籃球。」

「運動？我覺得體育課上的就夠了！」

「我不會主動去打球，大部分都是同學找才去。」

「我每天早上都起來打桌球。」

「平常校隊的練球就夠累了，所以就不太想多作運動。」

「功課緊的時候，就不會想要去打球，像明天要考試

啊，今天就不會去打了。」

「學校體育課啊，每次去都是作作操，跑跑步就沒了，根本對我來講都沒什麼用。」







「我都是玩玩而已，那想要參加校隊。」

「打球啊，太累了！叫我打幾個小時籃球，我寧可去睡個覺。」

「下午運動太熱了，我都是晚上出來慢跑，那樣比較涼快。」

「現在體育館蓋好了，就比較常去那兒打球。」

「我都是先換好衣服，下午下了課就直接去打羽毛球。」

「我想打就去打，從來不管明天要交作業還是要考試。」

說到運動，自然不能忘記學校中另一少數、不愛動、卻不可忽視的民族——女孩們。一般人心目中的女孩子都是文文靜靜的，這種觀念多少影響到女孩子選擇運動的項目，另一方面、她本人對運動的意願也極有關係，女孩們比男孩子更不會主動去打球，就算有也多半是散步或跑一跑，而且是純健身性質的；有的女孩子以跳舞做為運動之一，據了解，其目的有些是爲了減肥。

女孩子在選擇運動項目時，大部分都會選擇桌球、羽毛球：等，這些沒有身體接觸的球類，比較不費體力，而且不像籃球、排球：等需要多一點人才好玩，只要兩個人喜歡，隨時都可以去打，不必等夠了人才能打，這在女孩子少的可憐的交大的確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不過女孩子也有共同的體育課，大一是星期三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大二以上則是星期二上。

「每次去上體育課只是點個名，跑跑步，妳覺得這樣有意義嗎？」

「我覺得這樣最合適我。」

「我覺得早上上課不錯啊！因爲不會佔用其他時間。」

「我心情不好，就騎著腳踏車到處亂跑。」

「我都是做腦部運動，沒時間做別的運動。」

「我覺得體育課最好調到下午上。」

「平常都是下午去打桌球，這樣運動量應該夠。」

「運動啊？很少啦！平常都是散步，有時候就跑一跑：後來我們寢室就早起呀，然後去運動。」

「我沒上過體育課，不過平常運動量就夠大了。」

「因爲早上上課精神都不太好，然後又跑，平常運動量就少了嘛，那集中運動就不太好受。」

「我知道我的運動量不夠，可是也不想主動去參加。」

一般說來，交大的運動風氣並不

頂盛，雖然每學期都有全校性的比賽，例如上學期的中正杯，和下學期的校長杯，以及一年一度的梅竹賽、校運：等，可是除了選手外，一半以上的交大人沒有固定的運動時刻表。將一天所有運動的人數統統加起來，可能不及別校籃球場上的人數來得多，這和交大本身繁重的課業有關。

當然，運動並不光指打球而言，校內騎腳踏車、玩飛盤、甚至敲桿的人亦不在少數；有些大四的女孩喜歡打球，因爲大四功課壓力小，她們可以任意安排自己的生活，於是她們打球的時間就比以往長得多——每週二至三天，每次打一小時左右，若是排球，則打三小時。打的球不外乎排球、桌球、羽毛球。有時她們也會下山逛逛街、看電影、讀些閒書，因爲畢業在即，所以一方面她們也忙著找工作、考研究所。

太陽慢慢向西沈了下去，天空中逐漸出現了五顏六色的七彩雲朵，運動也該告一段落了，如果是個乙、丁組的女孩，她可能會興起吟了「白日依山盡」起來，可是對於交大的女孩，她可能就會說：「這個七彩的雲朵，是由於灰塵折射的結果，而且：。」不知這是不是真的，不過女舍門口的男士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這倒是真的。



# 千呼萬喚始出來

## 約會

每天吃完晚飯後，大約六點鐘左右，男士們便來自四面八方，從四面八方奔向女舍門口。

他們有的倚靠在門柱旁，有的選個安靜的角落站得遠遠的，有的則蹣跚焦急地往內瞧，還有的坐在摩托車上，鎮定地擦著眼鏡；

他們衣著整齊；他們神情緊張；

兩隻眼睛猛往門口瞧，好像在期待著某件事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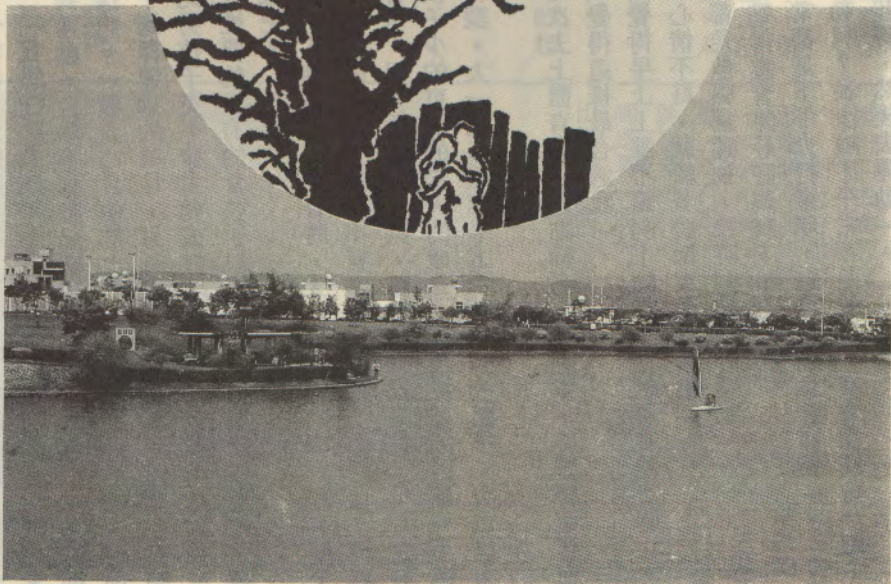
突然間，一個女孩從裏面走了出來——謎底終於揭曉了！

這時，那個屬於她的男士便立刻如鶴立雞群般地從人叢中脫穎而出，臉上綻放著

開心的笑容，然後儼影雙雙在衆目睽睽之下走了出去，散步在人工化的校園中。看了真令人“好不羨慕”。

通常他們會先去吃飯，若是遇到星期五，則會直接去看電影。至於約會的場所，大家第一個直覺的反應，一定是想到竹湖，固然天天都有不少對前往湖濱欣賞風景，可是根據採訪的結果，最普遍的

地點卻是在圖書館。當然其他地點也有，而且都散布在校園各地。例如：中正堂前面、運動場、計算機中心：等等，其中運動場由於比較暗，因此十點以後，就幾乎沒有人去那兒了。而校外地區，則是以清大的梅園最多。還有的則是採取「愛情長跑」



的方式，就是和女友一起慢跑。這種方式有兩種好處，第一個就是可以顯示出自己很「厲害」，第二個就是隨時都可以停下來聊天。其實只要兩個彼此喜歡，何時或何地約會不也都一樣嗎？以下我們就來聽聽女孩們自己的看法：

「請問您有沒有想過要去交男朋友？」

「曾經」

「那您為什麼不主動去爭取機會呢？」

「沒有必要！」

「為什麼呢？」

「靠緣份就好了！」「約會啊！怎樣才叫約會？」

「就是兩個人一起出去。」

「那有啊，吃過飯：我覺得很正常啊！」。

「兩個人出去呀？有啊」

「那您跟一個男孩子走在校園中，會有什麼感覺嗎？」

「沒什麼感覺！」

「那您晚上有沒有去過竹湖旁邊？」

「沒有，聽說那裏有蛇。」

「請問妳對你們班上的男孩有什麼感想？」

「他們年齡太小了！」

「怎麼會呢？」

「問題是說，我們班上的女孩子都覺得受不到照顧。」

「那學長呢？」

「因人而異：像有的就很好；有的根本不管學弟；

有的很熱心，經常跑來找學妹」

「那您會不會認為他們是有什麼企圖呢？還是很自然地只想協助妳們呢？」

「老實說，這我就困擾過很久」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拒絕。不過，有時候覺得時間不夠，

他們還來分攤你的時間」

「他們來找妳，通常是為些什麼呢？」

「看電影，過來新校區順便的：」

「那您是說，不知道應不應該和他出去嗎？」

「不是的：大概也是因為人家都說那個學長怎麼樣

「不是的：大概也是因為人家都說那個學長怎麼樣

「不是的：大概也是因為人家都說那個學長怎麼樣



怎麼樣，妳應該小心。那就覺得是應該小心，就不想跟他出去。但是又覺得這個學長很熱心，常常問妳程式寫得怎麼樣了？總不好意思每一次都拒絕人家」。

「假如您在校園內，看到有對情侶的動作很親密，請問您會有什麼感覺？」

「酸溜溜的」。

「那要看他們交往的程度，這是不關我們的事」。

「我會覺得很奇怪，你自己親密就親密嘛，何必表現給人家看呢？」

「我會很想去交一個」。

「他們在幹什麼啊！」。

另外有一些已有固定男友的女孩，每天的活動便是：和「他」在一起，尤其那些所謂的「班對」，他們在一起的時間究竟有多長呢？

「數不清，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之外，都在一起，有時候甚至連三餐也都在一起吃。由於兩個人經常在一起，參加其他活動的時間就被剝奪了。因為他很關心我，若是我對他不好，或是屢次拒絕他的話，我的心裏也會感到很抱歉；至於在一起的時間則多半是聊天、談文學、談老師、同學。若他很關心你的話，你對他就會有話講。雖然交了男朋友會剝奪了參與其他活動的機會，然而這何嘗不是一種

生活體驗，一種嘗試呢？」。

曾經有人說交大的風氣純樸而且保守。這句話是對的，我們可以從與外校比較而得到這個結論。

第一：每天在竹軒門前「站崗」的人和隔壁清大的慧齋比起來，就令人有點小巫見大巫的感覺。如果竹軒門前的人數用象棋子來比喻的話，那慧齋的就像圍棋一樣。

第二：交大的女孩子，除了極少數外，即使是和男友出去約會也脂粉不沾。也就是說交大的女孩子很少人化妝，而穿著高跟鞋的更是如鳳毛麟角。我們並沒有說化妝是對或是錯，但是至少可證明的一點就是：交大的女孩子都很純樸。

第三：在交大的情侶中，即使是在竹湖旁約會，也很少人摟摟抱抱的。在平常兩個人若是手牽著手，便往往會遭來別人的非議：

等等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不知道這種風氣好不好及它的影響有多大？但是根據資料統計：交大女孩子約會的對象95%以上全都是交大的男孩子。也就是說交大的女孩子四年畢業時男朋友要嘛就是交大人，要不然就孑然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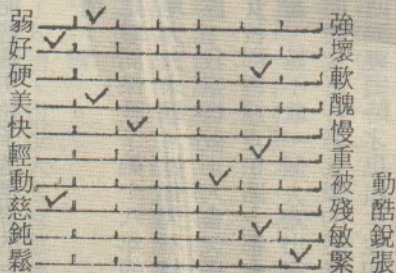
我們若要研究這個問題，就必須先知道什麼是知覺上的錯覺。

讀交大的女孩子常常會碰到有人沒頭沒腦的問

說：妳爲什麼要讀甲組？

這就好像大家看兩條等長的直線一般。每一個人都會說這箭頭向內的較短，可是事實上，大家也都知道它們是一樣的。這在心理學上稱爲「語意差別法」。

有人曾做過實驗，將兩個極端的形容詞如：好壞、美醜：等分成七等分，然後請受試者按照他對主題字的意見，在量表上做「√」的記號。例如主題字若是「母親」，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一個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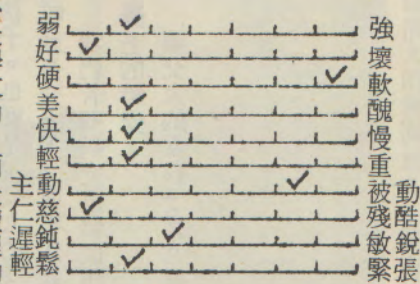


現在主題若換成女孩子（一個你剛認識不久的女孩子），而要你加以評分，則大概可以得到和母親相同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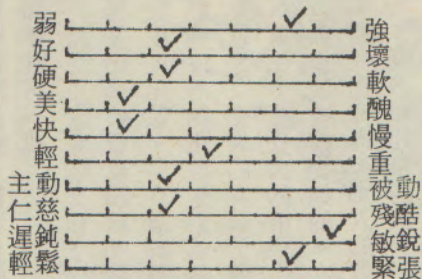




如今更進一步，假如她說她是讀文組的，則你對她所作的評量大概又會更好，而得到下表。



假如她說她不是學文的，而是讀理的，且現就讀於交大。則你的心情大概會為之一沈，而變成：



這種其實相同，只因背景不同，結果所造成知覺也跟著不同的情形便叫做錯覺。一般在對交大女孩的看法上很容易便犯了這種錯覺，而產生誤解。事實上，女孩子讀甲組就像男孩子讀文組的一樣，沒什麼值得驚異的，何況

在十五比一的交大，假如我是一個外校生，一定會認為：他們自己分都不夠了，怎麼會輪得到我？因此就不敢輕犯其纒。

而對一個交大的男孩來說，由於自己所就讀的是全國最高的學府，心中自有自己的優越感，當然不會隨便盲從，跟著別人死命去追一個女孩。他們往往將一個受人歡迎且秀外惠中的女孩比喻成一塊肉，而稱那些整日圍在她身邊的男士為「蒼蠅」。加上交大的女孩子本來就少，別人又喜歡戲稱交大女孩被交大人自己追到是為「內銷」，因此一開始便打定主意要發掘周遭女孩子的交大人是絕無僅有的。所以常造成不可彌補的錯誤。

在另一方面，由於讀理工的女孩本來就較讀文科的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時常會令人表錯情，給人一種「冷冰冰」的感覺。尤其是剛從女校畢業的女孩，一旦遇到如此多男孩子的圍繞下，第一個想法很可能就是消極的逃避。就算是那些能適應男孩子的世界的女孩，他們也早已不將她當女孩子看。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類似小說的劇情：

女主角剛從女校畢業，突然間要她離開保護了她十八年的父母而到一個陌生且男女比例為十五比一的地方去求學。她每天不得不接觸那麼多的異樣眼光，不得不被迫去考慮：我這樣做別人會怎麼想？

她開始猶豫了！開始回想當初在女校那種連走在路上都會哼哼唱唱、蹦蹦跳跳的快樂時光，她開始逃避。她不敢一個人走出宿舍，不管到那裏都要一個女伴陪著。她在外面盡量將喜怒哀樂的感情隱藏起來，保持著一付「衛道者」的姿態，回到寢室時才現出本性和女伴們打打鬧鬧的。彷彿只有在那兒，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只有那兒才是她心中的樂園。但是午夜夢迴，卻又發現自己是如此的孤單，她需要另一個人來分擔她這份孤獨。

就在這時候，一個很懂得體貼的男孩闖進了她的生活圈。也許是她的同班同學，也許是別班慕名而來的。總之，他填補了她的這片空白，也帶給了她無限的苦惱，她不知要不要接受他，她更害怕這件事的後果。她開始求教於同輩、學姊或是老師，但卻得不到她所要的結果。而他卻是越逼越緊。

終於在匆忙中，她的感情戰勝了她的理智，她接受了他。可是她



漸漸發現到，她非但不快樂，而且更孤獨了！因為她所有的朋友都似乎漸漸地排斥她、遠離她。而眼前的他呢？她漸漸地了解到他的個性了，他不是她所夢中的白馬王子！

但是又何奈，她既跳不出這圈子，更不敢去面對現實。她開始消沈，連原來臉上所剩的笑容也不見了。每次一想到他便像是孫悟空綁著銀角大王的心似的，痛苦卻又掙不出這無形的枷鎖……

這個故事當然是以悲劇收場，但這並不是瓊瑤的小說，而是一個很可能發生的情形，有的或許就正在發生當中。其實交大的女孩子懷文抱質的很多，而內外兼修的亦不在少數，只是未被人發現而已。所謂：世上先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連卞和都會被楚王削去雙足了，對交大的女孩難免有遺珠之憾。

## 書中自有顏如玉

### ——圖書館

有些人喜歡上K館，有些人從來不上K館，有些人則是期（中）考前上得較勤，考完試之後就沒下文了。據不愛上K館的女同學說：

「我們必須一直低著頭看書，否則一抬頭就會接觸到許多異樣的眼光。常常一個晚上下來，脖子都僵硬了」。

「在K館看書不習慣，因為人太多了」。

「每次有人進來或走動，我就會習慣性的抬頭看一看，讀書都不能專心」。

「在寢室看書比較自在，在K館看書較能專心，不過時間通常都不會太久，常常看了一兩個小時的書後，就想跑去看看期刊」。

另外，喜歡在寢室讀書的女孩則認為：

「寢室讓我感到溫暖，就像『家』一樣」。

可見女孩子們上K館，純粹是爲了K書，很少人是喜歡那裏的氣氛才去的。不過也有的女孩認為：

「上K館讀書效果比較好，那兒讀書氣氛夠，較安靜，看書較能專心，如果選對位置的話，還可以一面欣賞校景，一面讀書，伴著徐來的清風，頓覺精神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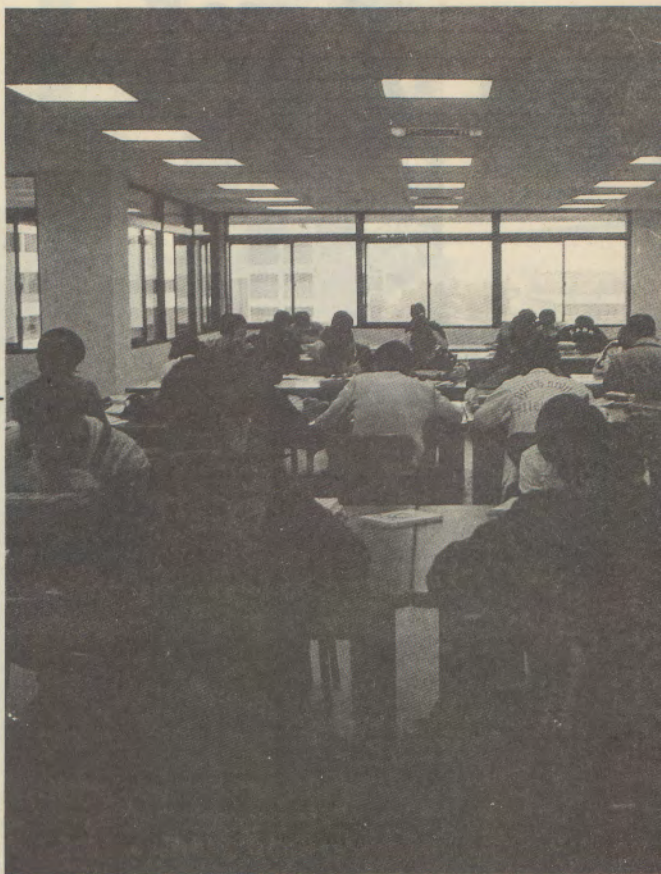
傳言某位女孩，不能適應「桌」上生活，於是把家當紛紛搬上「床」，開始過她的床上生活，成了「兩棲動物」，其室友見其生活逍遙愜意之狀，頗覺羨慕，紛紛效法，不過時有悲劇產生——書K了一半，便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有時女孩子不上K館的原因是找不到伴。做一件事若有人陪著你，比較能夠持久，而且在精神上有個支柱，作起來比較不會感到苦悶。女孩子上K館大概也是這種情形吧！所以天天到圖書館報到的女孩通常都有一個「伴」，而一般女孩子只在考試前偶爾上個一兩次。

「請問您是否常常上圖書館？」

「常」。





「那您是否在圖書館會想睡覺？」

「睡覺啊？不會不會！」

「那您覺得圖書館的藏書多不多？」

「對我來說蠻多的，可是中文部分比較少。」

「您對您班上的K棍有什麼看法？」

「聽說我是其中之一……」  
「我是考試前經常上圖書館，看完就很少去了，差很多。」

「您若讀累了都怎麼辦？」

「讀累了就看一看遠方啊！」  
「您對班上K棍有什麼看法嗎？」

「不喜歡！他們太死板了。」

「他們會經常參與班上活動嗎？」

「就是不熱衷嘛！」

「請問您在圖書館一天唸多少小時的書？」

「通常唸不下。」

「那您唸不下去的時候，正好看別人在用功的讀書，那時您會不會覺得有罪惡感？」

「我覺得那個人很討厭。」

「你認為學校的藏書夠不夠？」

「就我而言是夠了，不過我覺得文藝方面的書比較少一點。我認為雖然是理工科學生，也應該具備一些文學的素養比較好。」

「如果你在圖書館接到某人傳來的紙條的話，妳會怎麼辦？」

「這個……，我想我不會理他。」

在圖書館裏，除了正當的活動——念書之外，有時也會發生一些特別的故事。小說中英俊瀟灑的男主角，被

坐在他對面的美麗女主角吸引，而譜出一段浪漫愛情故事，這在平常的生活裏，並不是不可能的。據了解，就有一些女孩們曾在圖書館接到紙條，只是反應不一，無疾而終者有之，故事繼續發展的也有。

「假設在圖書館有人傳紙條給妳，妳會如何處理？」

「簡直陌名其妙。」

「嗯：我會覺得那人很無聊。」

「我不知道。」

「我：我會低著頭繼續看書。」

「那妳會不會把紙條傳回去？」

「不傳啦！傳得大家都曉得，羞死了！」

「我會先看清楚是誰傳來的，然後看看紙條寫得好不好再說。」

「我覺得這很好玩，有點神秘性的刺激，未嘗不可一試。」

「這是很浪漫的小說情節，我從來沒碰過。」

「那妳在小說中看到這類故事時，感覺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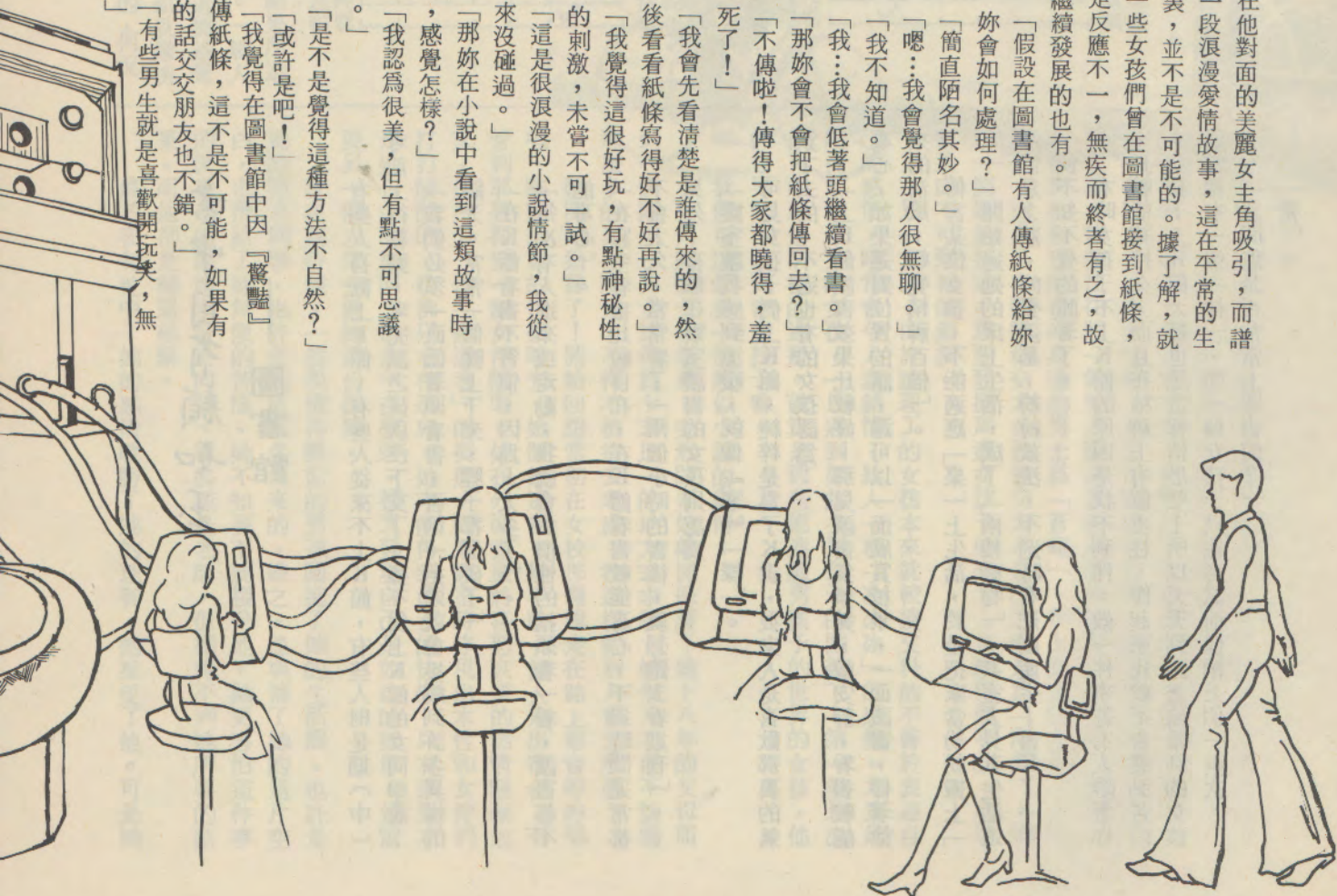
「我認為很美，但有點不可思議。」

「是不是覺得這種方法不自然？」

「或許是也！」

「我覺得在圖書館中因『驚豔』而想傳紙條，這不是不可能，如果有誠心的話交朋友也不錯。」

「有些男生就是喜歡開玩笑，無聊！」





「我知道有時候男生會一群人打賭，看誰能不能把某個女孩子約出來。我認為這種遊戲很不好玩。」

「我有個朋友曾經碰過，她們現在還在來往。」

由以上訪問內容，可見雖然每個女孩子反應不盡相同，但一般對這種情節並不是很能接受的。

如果常常到圖書館走動的話，可以發現有某些人總是坐在固定的位子，天天孜孜不倦地K書，對於這些人，大家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很佩服他們的定力。」

「我最討厭人家上圖書館K書，看了就不爽。」

「那你認為上圖書館要幹麼？」

「看期刊呀！借書呀！」

「我不喜歡十足的K棍。如果是又會念書又會玩的，那就另當別論。」

「本校的校譽是由那些默默耕耘者建立的。」

「我不是佩服他們什麼，就是佩服別人玩得亂七八糟時，他們還能靜靜地念書。」

「我認為K不K是個人的事，每個人在大學裏追求的東西都不一樣嘛！」

「這些人的最大功用就是提供原版作業。」

「他們是冷門課充場面的最佳人選。」

「我很喜歡那充滿書卷味的樣子。」

「K棍也很可憐啦，生活沒有樂趣。」

「他們太自私了，整天就是念自己的書，班上或社團的事都不熱心，也不關心別人。」

「很羨慕他們，從來不用為補考煩惱。」

「生活不只是書本，我不贊同那種光K書的生活。」

所謂K棍，在一般人心中多少有點遙不可及欽佩的印象，但也有人不以為然，也有人羨慕嚮往。

「啊！我又想到一個Fatal！」

在圖書館裏也常常看到這種情形，計算機中心就在樓下，許多人都是利用等報表的時間上樓念書的。念到一半，萬一想到又有Fatal，難免失聲大嘆，接著就是匆匆忙忙地衝下樓去了。Center，在我們的生活也是頂重要的一部份！

## 屬於鍵盤的時光

### ——上機

在交大，計算機有如大家的另一種「朋友」，不定期的，總要去見見他，跟他說聲「Hello」。然而，有時這個「朋友」也不好惹，不是給你一大堆Fatal，讓你頭痛半天；就是叫你痴痴地等待，久久不送報表出來，讓你心焦如焚。這其中的甘苦，真不足為外人道啊！如果你到計算機中心仔細觀察，偶爾找人搭訕，攀談幾句，你會發覺每個人上機的動機、習慣都不相同。

半夜12點——

「這麼晚了，怎麼還泡在那兒？」

「唉，歹命啦！明天要交作業了，不趕不行啊！」

「你們的計概作業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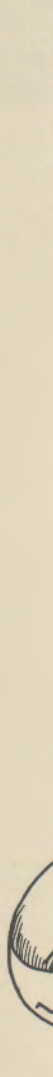
「哼！多得要死。二個星期交一個，累都累死了。前面幾個還沒出來呢？下面又有了。」

「這麼多作業，你們怎麼應付？」

「唉呀，還不是大家抄來抄去的。反正，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全班就都有救了。」

許多人都是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上機的。尤其大二的同學，剛剛開始對「電腦」好奇得很，天天想去玩玩，到後來真正要交作業時，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上Center變成是一種負擔，而不是興趣。

「你喜歡上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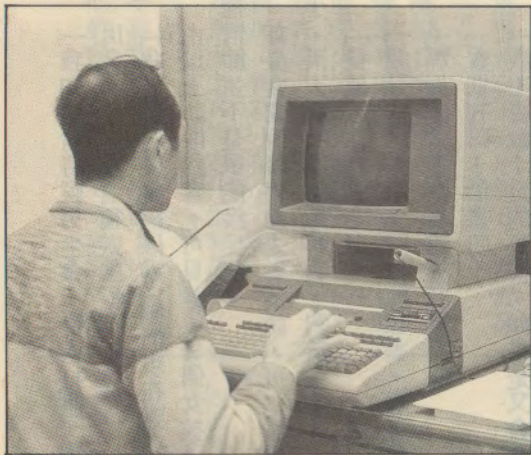


「沒興趣。」

「爲什麼？」

「每次在這裏花個半小時跟別人搶機器，再建檔建個一、二個鐘頭，到最後出來的卻是 Data 一大堆，亂沒成就感的。」

在 center 裏，常見的情形就是一架架終端機前，有人雙眼瞪視螢幕，一副拿「他」沒辦法的樣子；或者把長長的報表翻來翻去，唉聲嘆氣地改著 Data；也有埋頭苦思的，也有互相討論的，也有努力敲鍵，更有茫然四顧一副無助貌的。衆生百態，如果細細觀察，也真有樂趣。不過，並不是在 center 裏個個都是愁眉苦臉的，有人拿到全對的報表時歡喜若狂，也有的只是到裏面吹吹冷氣、打打屁，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此外，有些人到 center 是別有用心，想做「交誼活動」的。不過，據了解，



的確有很多女孩子的報表，都是請人代打的。

在計算機中心裏，還有一件大事——當機。每當發生這種意外，有的人便黯然離去，有的人則破口大罵，還有的人氣急敗壞不知所措，也有一些則鎮定如常，乾脆哼起小調耐心等待。在中心出入久了，跟中心的人員也混熟了，有時趕作業，央求他們幫個忙熬夜印報表，這是有人情味的一面。報表機壞了，真是惱人，不過中心的人員也愈來愈幽默，乾脆畫漫畫來通告這個壞消息。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停機。程式一個小錯誤，可能就換來「浪費報表紙停機二週！」如果再碰上趕作業，那可就真的很慘了。

除了趕作業，有些所謂的「計棍」，一天到晚泡在中心，大多是去玩自己的程式，而程式中又以電動玩具爲多。真正研究什麼數學或物理問題的，恐怕少之又少。而有些在計算機上投機取巧的花樣，在同學間傳來傳去，偶有大膽者冒險嘗試，那種刺激著實迷人。如果成功，便會引來許多人效法，不過這其中可能也就會有一些犧牲者了。就像每年聖誕節、過年時，打卡機都會「生意興隆」。

敲了半天機，手也酸了，眼也酸了，真累，這被計算機損害的身心，也該休息了。溫暖的寢室，恰在這時發出迷人的召喚……



## 錯把宿舍當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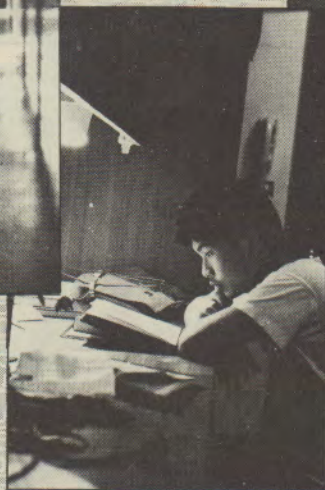
### ——寢室時間

女孩子待在寢室裏的時間通常比男孩子久，所以在寢室裏的活動就相對的多了，如聊天、吃、唱歌、練樂器、跳舞。聊天的內容不外乎班上同學、學校的老師、或是班上好玩的事情，以及學校的消息。例如：活動中心放什麼電影？最近學校有些什麼演講？或者某某樂團來校表演……等等。有少數的幾個寢室會湊在一起討論些嚴肅的話題，如個人感情上的困擾、或者最近報紙上的新聞。

有時女孩子們會彼此開玩笑、打打屁，然後大笑幾聲，一天的煩惱便消失了。每個女孩子或多或少都會儲存一些食物，以當宵夜、或當早餐。女孩對「吃」總是覺得怕怕的，不敢吃太多，怕自己太胖了，可是肚子餓又不得不吃，於是便有「喝水止渴」、「睡前三小時不能進食」的規定，雖然如此，大家還是胖了，有的兩公斤，有的三公斤，也有的高達九公斤的，可見「吃」的可怕。

在女舍裏，唱歌是既簡單、又快樂的事情，只要有一張會發出聲音的嘴巴，及一顆愛唱歌的心便可唱將起





來，如果會彈吉他的話，自彈自唱也是一種樂趣。不過由於太大聲會妨礙到別人的安寧，所以女孩子們在浴室才能盡情的高歌，而且還會有人跟著和呢！

女孩子在寢室裏頭練樂器的情形較少，不過還是有些人會彈吉他、拉胡琴、彈古箏、吹笛子。有的則喜歡算算命，或是跳 New Wave、鬥雞舞，不少人把跳舞視為運動。當然，女孩子彼此間也會有磨擦發生，但整體而言，女孩子在寢室裏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聊天。

至於在男生宿舍，花樣就多起來了。除了聊天是每天例行的公事外，有的人喜歡抽抽煙，通常其室友都不會加以干涉。在寢室裏打橋牌是很平常的消遣，有的雅興大發，會來個「寢室杯」或「馬拉松橋賽」。所謂的「寢室杯」就是同間寢室的四個人湊在一起來一個長期抗戰。而「馬拉松橋賽」就是打通宵的。從晚上六點打到十二點熄燈為止，這只是「小馬拉松」而已。熄燈後轉移陣地，在浴室前的通道再展開一場激烈的混戰，這才是真正的「大馬拉松」。打得興起時，一天不洗澡是很平常的事。下象棋、圍棋或五子棋是另一種娛樂，它們下一盤所需的時間比橋牌多得多。此類中雖不乏有牆上、桌上到處都貼滿棋譜，連嚙語也不忘「將軍」的人。但整體而言，下棋的人並不多。它

和打橋牌之間有個極為相似的地方，就是每次在玩時，絕不是單純的兩個人或是四個人。旁邊總有些「旁觀者清」的人在替你搖旗吶喊。他們一同享受「滿貫」的樂趣，可是有時也得分攤被「將死」時的羞赧，不過這還是很有趣的。

許多人喜歡彈吉他，而且彈得也很好。可是有時候會發現自己一個人唱太沒意思，於是乎便抱著吉他，挨間挨戶地去「獻唱」，甚至要等到別人「清場」才肯出來。交大的男孩子也和女孩子同樣地有吃宵夜的習慣。晚上讀書讀累了，冷飲部是最佳的休息場所。有的就寫寫信或是打個電話，再來就泡碗麵吃。因為男舍沒有夜間關門的規定，所以有的勤勞點的，就喜歡三五成羣地到外面去吃宵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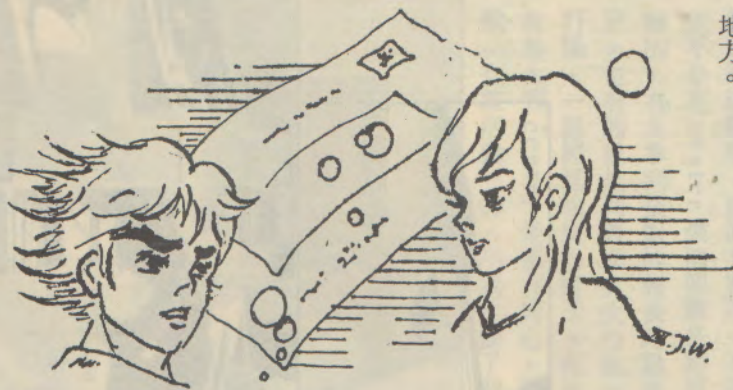
男舍的地下室十分空曠，晚上除了可以讀書外，平時也可以拿來開慶生會用，或是教授舞步。另外還有桌球桌，這是愛好桌球者的一大福音。晚上讀累了，可以找班上同學一起去大戰三百回合再上來，也可以和同學賭冰，那樣打完了還有冰好吃，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嘩啦啦啦啦下雨了……」你聽！小寶又在浴室一展他優美的歌喉，唱得天地為之變色、草木為之含悲。不久，一陣傾盆大雨果然從天而降——小寶的求雨成功了！但小寶卻就此停住，因為他發現這陣雨好像是來自飲



水機的冷水。

每到星期六下午六點左右，交誼廳就陸續地有人進來坐。他們是在看「我愛紅娘」嗎？錯了！他們是在等晚上八點的港劇——飛鷹。若現在不早早的佔個位子坐，等會兒來就可能連站著都看不到了。其他像布袋戲、太空突擊隊……等，也很受歡迎。較空閒時，有些人喜歡到外面買點滷菜回來吃，一邊看著從書店租來的武俠小說，再扭大收音機的音量……這般逍遙、這般自在、這般溫暖，這就是在校內最有「家」的味道的地方。



## 有緣千里來相會

除了一般每天固定的生活步驟，星期三、六、日較空閒的時間，是大家參與其他活動的時間。而這些活動，包括郊遊、登山、露營……等，但最平常的，在校內就是社團，對校外就是寢室聯誼了。

### 社團

社團活動在大學教育中，算是很重要的一環。每個新鮮人在剛進大學時，都要經過一番社團的誘惑。

在交大，社團活動是公認辦得較差的活動之一。每年新鮮人一進來，總是交錢報名的人多，而固定參加活動的人少，其中真正肯投入的人更是少得可憐。結果每次總落得社長一個人在唱獨腳戲，有其名而無其實。真可謂先天不足而後天失調。

女孩子對社團活動很不熱衷，很多人都是「玩票」性質，而且有些是身兼數個社團的榮譽會員。所謂榮譽會員就是不必交社費，有活動時去晃一晃者。其實交大社團辦不起色的原因，不能完全歸罪於課業太繁重，有時同學們對社團的歸屬感欠缺，也多少要負些責任。

目前在交大的社團中，幼幼社算是辦得較好的社團了。這個號稱上百人，實際上真正參加活動只有六、七十人的社團，每學期都固定地在「立德學苑」、「兒童之家」……等處作課業輔導，頗能發揚幼吾幼的精神。女聯社辦的活動，在以往僅有迎新及送舊，以及改選時的聚餐。今年女聯社辦了許多活動，除了上述之外，還辦了「有氧舞蹈」、「美姿美儀」、「插花」及「女聯社活動營」……等等活動，讓學理工的女孩同樣地具有蕙心蘭質，散發出幽雅

的氣質。其他像美術、治拳社……等，也常常請些外面的老師來教授。可見在交大，肯為社團投入的還是有的，他們「在面臨功課與社團的抉擇時，選擇了社團」，有時甚至在「社團與課程相衝突時，只好跳課」。所謂：「有所失，必有所得。」誰得誰失了，現在無法下定論的。

另外，在交大想拓展自己的生活領域，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除了參加社團外，便是參與一些班上的活動。可是當一個女孩子參加活動之前，會先考慮：我可不可以不參加，不參加會有什麼後果？較少人會考慮：參加了會有什麼收穫。所以女孩子很少主動參與活動，甚至自己辦活動。而且有些人是因為受到別人邀請，礙於情面不得不去參加，如果沒人邀請，便不會想去。「女孩子不像男孩子一樣，自覺學校活動空間過於狹小、封閉，會自己到外面找地方玩，讓自己的生活空間不要侷促於學校，通常只要有部車，那兒都可以去。」難怪許多女孩子認為她們的生活離不開宿舍——教室——飯廳——K館。

女孩子參與最多的是活動中心辦的電影欣賞，而女聯社辦的活動，只要有空，當然義不容辭的參加。每個禮拜五，上完最後一堂課後，大家就急忙返回宿舍，舒舒服服的洗個澡，換上漂亮的衣服，以便和朋友、同學一起上中





# 交大人的二十四小時









正堂看電影。這時竹軒外面多了許多「站崗」的男孩，聊天的聊天、等待的等待，非常熱鬧。「最喜歡星期五晚上，平常學校都冷冷清清的，顯得沒有人氣，而這天不同，到處都可看到走動的人群，以及洋溢笑意的臉孔。」

## 寢室聯誼

而對男孩子而言，若說交大人最普遍的活動是打球，那就錯了，其實在交大，最普遍的活動，應該是寢室聯誼才對。凡是當過新鮮人的交大學生，應該都不會忘記寢室聯誼的那種刺激性，及接到第一封回信時的興奮感。這個最受新鮮人歡迎的活動到底是誰先發明的並不太清楚，似乎已流傳了超過十年以上，但這並不是新鮮人的專利品，大二仍對此道樂此不疲的人亦不少，大三就很少人在玩這種遊戲了。現在，讓我們先聽聽大家的感受如何？

「我以為多交些異性朋友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們不能一直只是接觸男孩子而永遠和女孩子保持距離。再說



竹軒的女孩子那麼少，稍微有些接觸，馬上就變成別人茶餘飯後談論的焦點，所以往外發展是有必要的。」

「至於進一步的接觸，像說一同去郊遊、看看電影啦，也不是沒有，不過交大的男孩子都太乖了，比如上一次本班和外校某班聯誼——大湖區採草莓，結果男孩女孩卻形成兩個集團，變成對立的局面，想起來好糗。」

「更進一步的交往，倒是不太可能，一開始大家都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情，若是合意了，再考慮也不遲。」

「我沒有寢室聯誼過，不過我認為寢室聯誼是蠻正當的交往，況且多認識幾個朋友也不錯啊。」

「假如有某校男生寫信要來和我們寢室聯誼，當然我會回信，可是我會先考慮他們是什麼學校什麼系？再來我會考慮他們的口氣，再決定下一步驟，不過我想肯和交大女孩寢室聯誼的恐怕不多吧！」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由於本身客觀的環境因素，及別人主觀的心理因素影響下，交大男孩在寢室聯誼十分吃香。除了寫到儲藏室外，幾乎無往不利，有耕耘必有收穫。曾經有一個寢室一口氣連絡了十多個房間的紀錄。同樣的女舍像政大、輔大；等，就幾乎間間有聯誼，這和交大——女孩子的寢室門可羅雀的情形迥異其趣。

筆者曾問過許多大一及大二生，為什麼同樣是聯誼，寢室對寢室會比個人對個人或系對系更受歡迎？

我們大概可以假設如下：

面對一個新鮮、刺激而又富有吸引力的環境，對於一個新鮮人來說，的確是十分具有誘惑力。他實在很想去試試看，但是又怕碰得灰頭土臉的回來會被同學笑，所以他得多找幾個一起去，最好是三對三或四對四。他突然間想到一個寢室正好有四個人，而寢室號碼到處都是一樣的編法，況且同寢室的人，大家都很熟了，如遇到疑難，正好可以彼此充當顧問。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四個可以輪流寫信，到時候只要簽個名，就會有四個女孩來任你挑選。如此何樂而不為？

這大概就是最初寢室聯誼的動機了。但是別忘了，這只是最理想的狀態！真正事實上的寢室聯誼我們可以聽這位同學的看法：

「其實不管說什麼，寢室聯誼都是騙人的！想想看，假如是真正漂亮的女孩，她交的男朋友都是成打計算的，而她自己星期假日就有排不完的約會要去，誰還管你這沒見過面的，何況你來了還要請你吃飯。所以所謂的寢室聯誼根本就是騙吃騙喝的！」

「我有一些朋友，每次寢室聯誼，寫沒兩封信，就率隊跑去人家那裏吃喝一頓，花了對方的錢，如果對方長得不好看的話，拍拍屁股就走路。然後接著就沒有下文，又跟另一寢室聯誼去了。而對方主動要求要來，也故意找個理由，不讓對方來。」

當然，交大的男孩子這樣的大概很少，我想這可能也是交大男孩子在聯誼方面之所以吃香的原因之一。至少他們是較有誠意的。

女孩子方面，只有幾個房間有寢室聯誼，其中絕大部分是和交大自己人聯誼，只有少數



才和別校，如清大：等，作聯誼的活動。據了解，校內聯誼的效果並不太好，因為據他們說：

「雖然彼此都知道對方，但見了面卻又不敢打招呼，可能是因為交大的男孩子都太乖了……」

## 接近尾聲

灰姑娘看著母親及兩個姊姊穿得漂漂亮亮地跳舞去了，而她卻不得不在家裏擦地板，內心不禁向死去的母親祈禱：「若是我也能參加王子的舞會，那該有多好？」

這時空中突然出現一位仙女，溫柔的安慰道：「別哭，灰姑娘，我送給你一件金線所織成的衣服，一輛南瓜變的馬車，及一雙鑲滿鑽石的金鑲鞋。可是你要答應我，要在十一點的鐘敲完以前要趕回來，否則一切都會變回原狀。」

灰姑娘點點頭答應了，便穿著漂亮的衣服，搭著白銀的馬車，快快樂樂的去參加王子的舞會。

您是否會覺得好像在某處曾經看過這一景？童話嗎？是的。但是實際上，它正是天天發生在我們周遭的事物。

每天將近十一點的時候，男士們便得護送女孩子回宿舍，因為女孩子都必須在十一點關大門以前回到宿舍，要不然便回不去了。短暫別離的思愁，哽咽在對對情侶胸口，無奈中只好互道晚安。

看著緩緩下降的鐵門，一天的活動也漸漸到達了盡頭。

## 尾聲

晝夜好像一個圓；  
沒有起點，也不必終點；  
朋友，

當您沉浸在肋膜均勻的起伏時，  
是否也能同時感受到錶內的液晶分子強烈而又急促的搏動？

當七十二次的頻率與八萬萬次重合時，  
生命便與時間融合了。

您是否會悄悄地躡足下床，仔細地探聽那凝重的鼻息？

窗外是一片靜止，  
除了一列火車默默的向遠處駛去。

您是否有股強烈的慾望想攔住那截車廂，  
跳上去，好好看遍這詭譎瑰麗的大地？

我們這一代天之驕子，  
卻習於從狄斯可到情侶，

從小精靈到文憑！

您是否曾在凌晨三點時，站在城隍廟內面  
對著並列的神像？

當月亮出來時，

先賢們紛紛顯靈出現，  
祖先們彷彿又活了過來。

您是否曾為山勢的嶽奇而震撼？

您又是否會對顯微鏡下的變形蟲喘之以鼻？  
因為這個世界是不適合軟體動物生存的。

萬能的巨神正在得意地收回他所放出去的時間；

豈可讓夸父在地底下掩面哭泣！

讓我們揮卻額上的汗水，  
奮起氣拔山河的氣魄，  
雙手同指蒼天；

驀然間，朝陽又衝破了雲層，  
為大地灑下一片曙光，

又是新的二十四小時開始！

